

卷二

清代述田

清朝野史大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清代述異

蘭州大雨

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卽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均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於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爲雪阻於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泓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尚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

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噓明府祀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嘯往相驗。爲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山靈遙祝

乾隆間平定準噶爾。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番兵夜棲山谷。忽望見沙磧有火光。時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叛盜。登岡眺望。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燭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番兵咸疑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既而果然。然尚不知八月中旬爲高宗聖節歸正後。乃悟天威震疊。山靈蓋遙祝萬壽云。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又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暮輒見巨人立墓上。翹首向東。若有所望。蓋示其

子孫以回面內向也亦見公筆記)

乾隆再征伊犁時瑞應

乾隆二十餘年大兵再定伊犁。烏雅氏武毅謀勇公兆惠統兵深入被圍於喀喇烏蘇譯言黑水也。相持三閱月安營處近戈壁初憂乏薪忽望見深林伐木給用既而鉛丸告罄兵士於林木中覓之獲鐵丸數萬遂還以擊賊地本乏水因賊灌營反資衆飲而井泉亦隨掘輒湧出至解圍前數日井水驟涸初被圍時僅餘兩月糧緣掘井獲粟二十餘窖故官兵意氣奮勇毫無懼色以三千餘人堅守營壘當賊衆番兵數十萬而從容有餘高宗御製黑水行以紀其瑞設非威德遐覃天心祐順亦安能百神效命靈異疊呈如斯之彰彰乎。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爲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爲第一而中冷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鑑。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一關左僻逕險而捷人所不至予擣之熟矣若得敢死數

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於分寸而入他水攪。攪定則汙濁皆儲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锱銖古人淄澑之辯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鎮海將軍

鎮海將軍汪姓名瑞儀歙橙陽人幼有勇力某祠前石鼓重數百餘斤擎以隻手往返無喘息年二十走四方明季多故乃入戎行以勞績官至裨將思陵末往說永歷起兵逐張李授總兵封伯領左軍都督居月餘窺永歷趨起無遠謀舍之去隱居僧寺往往中夜起北向痛哭或拔劍碎几作恨聲聞大清兵滅賊始喜曰吾恥雪矣遂出更姓名曰江起龍。應募蕪采營營將某奇其狀薦爲千夫長。大軍定閩粵從軍行閩人扼仙霞關戰久不下會中秋讌軍士皆酣飲將軍獨對月有所思已以玉泉爲第一而中冷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鑑。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一關左僻逕險而捷人所不至予擣之熟矣若得敢死數

人入爲內應。不四鼓，關可得也。衆頓悟，共白主將以達諸帥。帥曰：善。召入酌之酒而遣之。將軍與帥約，拔寨起。聞金聲則進，無躁也。帥許之。既出，聯同志得十人，輕裝短械，緣間道攀藤葛以達關上。守陴者盡酣醉，欹而臥。營中鼾如雷。衆啓鑰，闢關欲舉號。將軍急曰：止！城上礮如列棘。彼覺而發之，我軍燼矣。衆曰：然則奈何？曰：反之可使自擊也。從之，乃舉號。我軍馳而進。閩人夢中聞金

聲，大駭。倉卒發礮，反擊，踩其營，自相殘踏死無算。我軍乘之，關遂得。時猶未曙也。餘黨聞之，潰閩地悉平。以次定粵，論功擢參戎。歷都督僉事、鎮海安沿海，故多盜。外洋入寇尤甚。將軍患之，練兵拒海上，殲寇幾盡。或追捕出洋，抵暹羅，始還。舉以爲常。一夕，次北墩洋，颶風作，濁浪湧如山。舟傾側若簸，無由辨去向。中軍某請計。將軍測諸星，曰：南風盛，師旋且利。然我歸而寇隨之，將無以爲禦？非策也。見危授命，職耳。惟住碇以聽命焉。語未竟，大聲起水面黑霧中。若巨舸挾浪行，勢如疾弩。燃二燈，甚明朗。急令舉礮。舟欹，士卒莫能立。將軍手燃之，滅其燈。頃間，風掀浪吼，天地若旋轉。海水沸起，如立觸橈。

柂盡折，舟遂沉。將軍死於海，蓋所擊者龍，礮適中其目耳。時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也。將軍既沒，而靈不衰。恆駕戰艘，建旗幟，巡綽如故。大吏奉命海上多見之。疏聞於朝。雍正九年詔封驍騎將軍，謚英佑。建廟雷州，遷其子孫之才者世給衣巾，奉祀焉。人稱鎮海將軍。泛海者，禱輒應。迄今香火不替。

湯文正栗主鎮壓五通神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通神爲祟，民間被祟之家，輒將公栗主私移請供奉。則其祟自絕。見愈氏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絕淫祀，驅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外爲淵藪，而數百年後精靈瀕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禳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傅德成鎰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

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令逢寺廟宴神。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昉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祟。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牕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尙處子。一有玷誤。貽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坐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禮闈女嬰

康熙庚辰二月。禮闈舉子場事已竣。方鎖閣閥卷。二十日夜。明遠樓上忽有啼聲。視之。乃一初生女嬰。不知所自。外簾官相顧愕眙。以其事近怪。不敢上聞。越二日。進五魁。卷。遂令一役送此女置育嬰堂中。明日有人抱之以去。往詢育嬰堂。果有此事。亦人妖也。

長甲

純廟南巡時。有獻詩者。指爪甚長。特異於衆。內有數爪。以過長屈曲繞其掌。此人故露其爪於外。若有得色。此

人退後。純廟顧侍者曰。是必甚懶。否則何指爪之長也。滿洲親貴

滿洲親貴。惟柄枋者多以賄致富。餘幾寢不能存。而府第崇閑。監衛森嚴。上且時賜宦官宮女俸不能給。於是即府中闢私門。誘致宦客。爲色餌之計。雖福晉格格亦爲之。杭州某孝廉公車入都。一日雇車有所之。顧不識道途。御者即輓至一宅。給其入。一叩戶。即妙嬪來迓。導訪問可三十許來。相款洽。水陸並陳。一如海上平康之習。慇懃酬酢。不覺頹倒。俄聞傳呼爺來。婦人出。作滿洲語。不知何謂。卽返復入。是夕止宿。翌晨傾囊留百金券而出。詢之逆旅主人。則某王邸也。堅囑不可聲張。大凡滿洲貴族。自王公至黃帶子。貧窶者衆。每百官入朝。見陞廊五魁。卷。遂令一役送此女置育嬰堂中。明日有人抱之間有啞旱煙管蹲而吸者。衣服藍縷。外僅一禮褂。亦懸鴟百結。然朝官雖殿閣尙侍見之必打躰。而彼竟不答禮。蓋皆親貴也。

京城坐黑車之奇聞

京城有所謂坐黑車者。老於京中之人。輒能歷歷談其事。此為試讀。

事並能介紹好奇者一歷其境。其詭幻離奇亦社會所罕聞也。京有某某等處爲黑車停駐之所。黑車者夜行不點火並密遮車窗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故謂之黑車。其左近有某某茶店欲乘此車者但往吃茶並須預學一定之隱語。與茶博士言之。茶博士卽以隱語爲之招一車至。不議車價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竟行上車。車夫卽爲之送至一宅。推客下車。車夫又以隱語言告宅之人。匆匆竟去。便有侍婢持燈引客入一所似巨家之繡闥也者。凡所身歷無殊晨肇之入天台也。凌遲車夫呼門。復匆匆送之至原處。亦不索車值也。說者嘗歎爲不可思議之事。或曰滿清爲官者好廣蓄姬妾而京都尤官員麕集之所。彼其精神氣力有所不逮。則故作聲疾以免怨曠者之交譖。亦情所不得不然者。

京師五鎮

京師俗傳有五鎮。東方之鎮爲黃木廠。其木係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兩丈餘。不知置自何年。覆以廠棚。圍以石欄。清高宗所書碑碣等在焉。南方之鎮爲烟墩。俗名石幢。在永定門外一里許。昔人詩云。沙路迢迢古蹟

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正對當年麗正門。西方之鎮爲大鐘寺。在德勝門外大道旁。鐘約數萬觔。高數丈。上掛亭梁。下入地池。往昔遊人到此。多以青銅錢擊之。音韻洪亮。以占祥瑞。近來西人遊者歎爲世界第二大鐘。不知當時用何法鑄成。較之頤和園銅亭金牛尤爲偉觀也。北方之鎮爲昆明湖。在海甸西北七里。許現爲頤和園之一部。蓋該園北爲萬壽山。南卽崑明湖也。湖圍約三十餘里。其源由玉泉山石孔中流出。最爲清潔晶碧。遊園者至湖心龍王廟。翠間石洞下。地旣幽閑。水尤澄澈。真令人作出塵想。中方之鎮則爲景山。在神武門北。本名煤山。一名萬歲山。高百餘丈。周圍二里許。正中爲北上門。與神武門相對。東西二門曰山左門。山右門。內有綺望樓。後卽景山五峯。每一峯各有亭一所。俱供佛像。山旁翼以垣墻。其中南向者爲壽皇門。內有壽皇殿。共九間。中供清聖祖御容。並有御製碑文。殿後東北曰集祥閣。西北曰興慶閣。殿東爲永思門。門內爲永思殿。又東爲觀德殿。蓋仍明舊也。昔人景山詩云。地安門裏繞紅牆。樹影堂暎夕陽。玉蝶金鶯。

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玉棟金鰲橋。在北海中海之間。煤山自明莊烈帝殉國後。相傳山樹盡皆含孝。至今枝幹多有白粉者。實則松檜等樹。由蒼翠變而爲枯白。乃植物自然之理。是說頗不足信。往昔每年重九開放一日。然雖名爲任人遊覽。若不與門吏接洽。贈以金錢。仍不能入內也。

一夜造成之塔

乾隆間。帝南巡至揚州。其時揚州鹽商綱總爲江姓。一切供應皆由江承辦。一日帝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喇瑪塔耳。綱總聞之亟以萬金賄帝。左右請圖塔狀。蓋南人未曾見也。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爲僞也。卽之果甎石成者。詢知其故。歎曰。鹽商之財力偉哉。園遭粵寇之亂。已成瓦礫。而此塔至今尚存。

鶴秀塔

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
下七層。約高十餘丈。中層鐫刻鶴秀二大字。面臨大河。

背後皆田。旁無菴院。予昔過之。疑爲土人鎮壓風水而設。然未曉塔名所取義。後問之秀水朱方吳(振訥)朱云。塔非爲風水設也。蓋有故事焉。順治間江南諸生裴某者。家貧甚。有至戚爲浙江某府通判。因往依之。至則其戚已緣事罷。贈以資斧。令其還家。裴附舟夜過皂林。行李盡爲盜刦。舟人客伴方停舟報官。遂獨沿塘行。不食已一日矣。距嘉興尚數十里。饑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臥於路側。呻吟不已。因問之。裴備言被劫及乏食。狀遂泣數行下。曰。此去家鄉尚數百里。今囊無一文。何以能至。吾必死於此矣。鶴秀憫之。以所攜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罄贈之。裴感其誼。詢其姓名。鶴秀具以告。裴曰。我他日若能寸進。誓不敢忘。遂別去。鶴秀至主女所。女見食物旣少。頭上簪珥俱無。心竊疑之。適其夫欲往候章女。密使問諸其母。鶴秀還。主母詢之。實以周濟餓者告。時鶴秀年已十六七。主母疑其有私也。縛而加以箠楚。鶴秀不能堪。乘間投繩死。裴生得鶴

秀資助始能回家。次年中鄉科會試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乞食時蓋三年矣。裴斷絃未續。心念鶴秀若猶待字。則將委禽焉。入村訪之。具得其故。奔至厝所大慟。再拜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爲正室。抵任後。遣人往築墳塋。極其堅固。華美。封墓之日。適裴委署秀水篆。親臨哭奠焉。又置腴田若干畝於附近尼菴。使歲收其息。以奉春秋祭掃祀其神主於菴。立石志之。復於贈物處造一塔爲鶴秀資冥福。因卽其名。名之以志不忘。并使往來人瞻仰云。

水磨溝設廠

水磨溝在迪化城東北十里許。泉水奔湧。四時常流。冬日山嶺積雪成銀世界。而水清瀲綠。自饒別致。聲湲湲而色青青。幾忘何地何時矣。其水力甚大。四季相同。官家利用水力。設槍礮貨幣製造廠於此。民間亦多設水力磨於此者。故俗名水磨溝。前清革公載灃因而點綴之。建一斗亭。易名雲軒。笑濤亭等。游覽者多題詠焉。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

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裸猺獞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爲羅甸鬼國。率裸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鉛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裸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裸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猺獞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裸俗

凡上官之於士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士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聞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裸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裸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裸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裸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苗獨陋俗

苗獨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貲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獨家奴僕皆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獨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節畢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着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溟之永昌城中。雖縉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僅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既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獨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

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即潛入山洞中。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鄉仍復如故云。

緬人風俗

緬人生活衣則上衣下裳。裳卽紗籠。喜用紅紫色。男女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内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凡科第官閥。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於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

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衆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故往往非兇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兇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賄爲事。爲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有身家者。尙不敢妄爲。而悍慓之徒。相率而爲盜矣。

歸安三異人傳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腐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眶而炕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契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如背主恩。卽不還券亦去。如不忘主恩。卽還券亦

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歿。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母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時水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未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嘔血。娶李氏後。病間發。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床。龍行病益劇。其所以嘗藥雪蔬。李氏勤爲之無怨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益泣。曰。我家無擔石。忍以一月婚誤汝終身哉。李氏拭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芣苢詩乎。其夫有惡疾。難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耶。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

絕粒。時母強灌以粥。敵盤碎。至五日。就自口出。李氏吐且嘔。七日五臟團結。上衝。按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燾妻。前溪吳訛伯女也。年十九歸燾。初吳氏覽姑布書通其意。嘗窺鏡輒擲去。謂燾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燾故家貧落拓。爲村塾師。因愕謂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花一婦邪。不憚而罷。至是病發。嘔血咯咯不止。吳氏鬻貲妝經營。復藥百方。不驗。燾自念且死。母老子稚。以言偵婦志。曰。吾旦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歟歟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疴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卽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燾尋沒。含歟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生死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貌。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應。曰。是兒豐下。宜有成家貧難活。舅能效鄰公哺甥乎。昌言與應皆諾。於是越日稽颡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侍姑。今不得矣。姑恚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耶。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啟

扉聲。久之寂寂。姑疑之。起往視婦床。摸二雛鼾睡。撼問九齡者。曰。娘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侍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卽束縕吹火。求鄰子蹤跡。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揭靈牀。惟見几上酒三盞。旁置一壘。一坐具如相疇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兀立深湍中。神色如生。起之衆咸譎視。內相外衰。下至裳襪。皆連紉層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感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距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周宿來雅量

華亭周宿來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

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潛歸惄惄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啞孝子

啞孝子昆明人乾隆間居東門外貧且啞不能治生奉母室中己出丐食有得則歸以奉母暑日或與以瓜受而不食強之不可瞰之則再拜奉膝下矣母亡衆議給棺不受至一井畔汲之得錢六千蓋所積以供葬費者後不知所往踰數十年有見之迤西者相傳爲仙去余謂孝子得仙固宜然事涉恍惚若其人則真孝矣惜乎姓氏之不傳也

草薦先生

草薦先生不知其名字世族始居豐樂橋南又徙而之

鐵冶嶺經歲不出戶一夕偕客訪其居童子曰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晷徑披其帷聞其無人已而床上有聲聲歎覓唾壺狀始盤旋下床立帳啟露薦語曰天寒甚客從何方來先生裹薦幘加以布帽束帨望之頭上長二尺許坐語移時呼童子進酒衣厚如重鎧袖臃腫手不得卒把杯三人擁爐坐望其床薦高於几迫而視之計二十八簾夫床高五尺耳受薦二十八簾簾以寸計高二尺八寸受臥止二尺餘扳而上如登山樞而下如墜谷勞矣無何先生醉又上薦案上詩文高興薦等與客竊而讀之似不從人間來客大笑曰昔司馬子長好遊故其文日益奇乃公跔躇戶庭固以薦上得之者也先生踞薦不得坐忽下床曰客惡知我吾束髮以還冬月御夾衣客至嘗剗薦以飼馬客去徑上床臥又數好遊醉叩舷歌或墮水濕衣冰漸浙衣上不知寒而夏先生及令子存古遊越師事念臺劉先生與李官大樽陳先生又識世培祁先生文學王懸趾先生吳門則交葉君聖野雪苑則交侯君仲衡毗陵則憲君遜菴豫

章則王君軫石于浮屠氏乃與南屏谿公久遊。先生又曰。嗚呼。自吾遊至今三十餘年矣。今其人皆以逝。故鄉好友。自陸大行鯤庭殉國死。諸君子三十年間或出或處。意趣各殊。然南皮北海分曹賦詩。歲歲修禊事。以爲娛樂。迄於今。有蟬蛻軒冕者。有山林終者。有自髡頂爲僧者。有小草坐寒氈者。有起以大慰蒼生者。有慕木已拱久者。有餽口四方金盞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吾老矣。猶得臥薦上。迫季秋。輒益薦。吾不意竟益至二十八簾也。汝慎無言。吾又將臥。於是里中人咸呼曰。草薦先生云。或曰先生毛氏。名先舒。字稚黃。古錢塘人。

華十五傳

華十五。皖孝廉也。佚其名。邃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疵當世之蠶立者。或以經義叩。則曰汝輩如蠻蠻。具足不出戶庭。乃欲與鴻鵠談雲漢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爲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挾生平傑作而造焉。值華臥方起。蓬跣而出生。亟置囊於案。趨前揖之。華瞪目四顧。若未見。頃之僕進盃茗。而不及客。華從容盥沐。旁若無人。

洗畢。卽以生藁抹其桌。生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擲藁。曰。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劖售人。著水不略重乎。生取藁恨恨去。其玩世不恭。妄自尊大。有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耗者。將十年。僉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闈榜。發始傳華。嵒南宮及魁墨。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詰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索索無生氣也。先是華登賢書。聲稱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額有挺骨。稜角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凍餒。聞者咸嗤其妄。及華以兀傲之故。僉惡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厨斷炊煙。華始悚然。恐應相士言。時有宦越之戚。華擬投之。匆匆就道。不計貲糧。程未半。而囊金既盡。并罄衣裝。復值嚴寒。枵腹行村落間。朔風侵骨。兼遭雨雪路滑泥淖。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僵臥神龕下。旋有數丐提筐入。叱曰。此我儕地。汝垂斃者。何臥於此。華不語。卽被拽出棄道旁。適有某翁過其處。憐而昇歸。飲以溫湯。一日夜始有聲。詢爲孝廉。益善視。華因凍血凝結。偏體赤腫。數日後。腫處悉潰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啖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頓偉。

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爲報。願授諸郎君業。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爲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遇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艱。平昔英鶩之氣。鎋除殆盡。是故言爲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未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洎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虛衷晉接。曲盡鄉誼。又二十年而卒。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頗憶廟中時事。否則肅然起對曰。不敢忘。偶行隴畔。有村童笑指曰。此固廟中丐也。今儼然爲某家師矣。華聞亦無慍色。云。按華天分儘高。故能力返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爲賢。令皆由動心忍性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毛對山先生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允可爲目空四海者。借作虞箴也。

某京卿跋弛

某京卿少時。躑躅自放。不可一世。應童子試。題爲井上。有李奮筆書曰。似杏而非杏。多了一道縫。似桃而非桃。

少了一身毛。東風而搖之。西風而擺之。有蒂何足恃。不能借一枝。滴溜溜一轉而落於井欄之上者。有李已文宗帖爲笑。卷京卿往蹲其下。觀者或詫怪曰。誰家產此現世報。則張目自指其準曰。吾是也。羣目爲玩世不恭。後登第。仕列卿貳。不久即棄官歸。其夫人亦有名士風。終身稱夫字。語人曰。豈如細人輩以扭捏爲賢淑哉。有田在城之西偏。歲往監穡。使縣令具鼓吹旗幟。前導足巨甚。著赤鳥盈尺而纖乘輿必伸露簾外。其目無餘子。亦可想已。京卿偶祖小婦。夫人方欲理論。適京卿同年某來訪。夫人隔屏高語云。與渠共貧賤二十年。以十指供飲食。得志相負可乎。同年悚然。向上拱揖代責京卿。然後退。語有難弟難兄之說。此又難夫難婦也。

周于漆生有夙因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偏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

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
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
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
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
學未傳人。今當游四方訪之。又秘語周以十年之內天
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
亡。皆如其言。周入清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
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
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謙於賈公祠問之。
唐詩人賈闊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
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卽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
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
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
三才儒要三十卷。

邵進十三世姻

濟寧邵士梅。字嶧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
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
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滾河河曲第三。

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
選得登州府敎授。一日檄署栖霞敎諭。暇日訪東海故
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
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
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
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
縣宰縱史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
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
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
時。屢爲傅侍御形臣(辰)。潘吏部陳伏(履言)。言之。

蔣翰林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超)。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
耽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找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
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達之。自伸一足。
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
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我眉。二
百餘歲。恐其墮落。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
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

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峩眉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峩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錢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枯骸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志。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狂誕不羈如此。

王漁洋前身爲高麗國王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爲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彌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

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旣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張文端爲王敦轉世

相傳張文端公英母太夫人嘗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覺而生子。命之曰敦哥。數歲夭。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以敦。復長。遂爲字。小說家紀述其事。略有異同。初皆妄誕也。漁洋居易錄稱文端爲夢敦。姬傳姚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年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絕下二句云。正似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com